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医道心悟

张士卿学术经验集

张弢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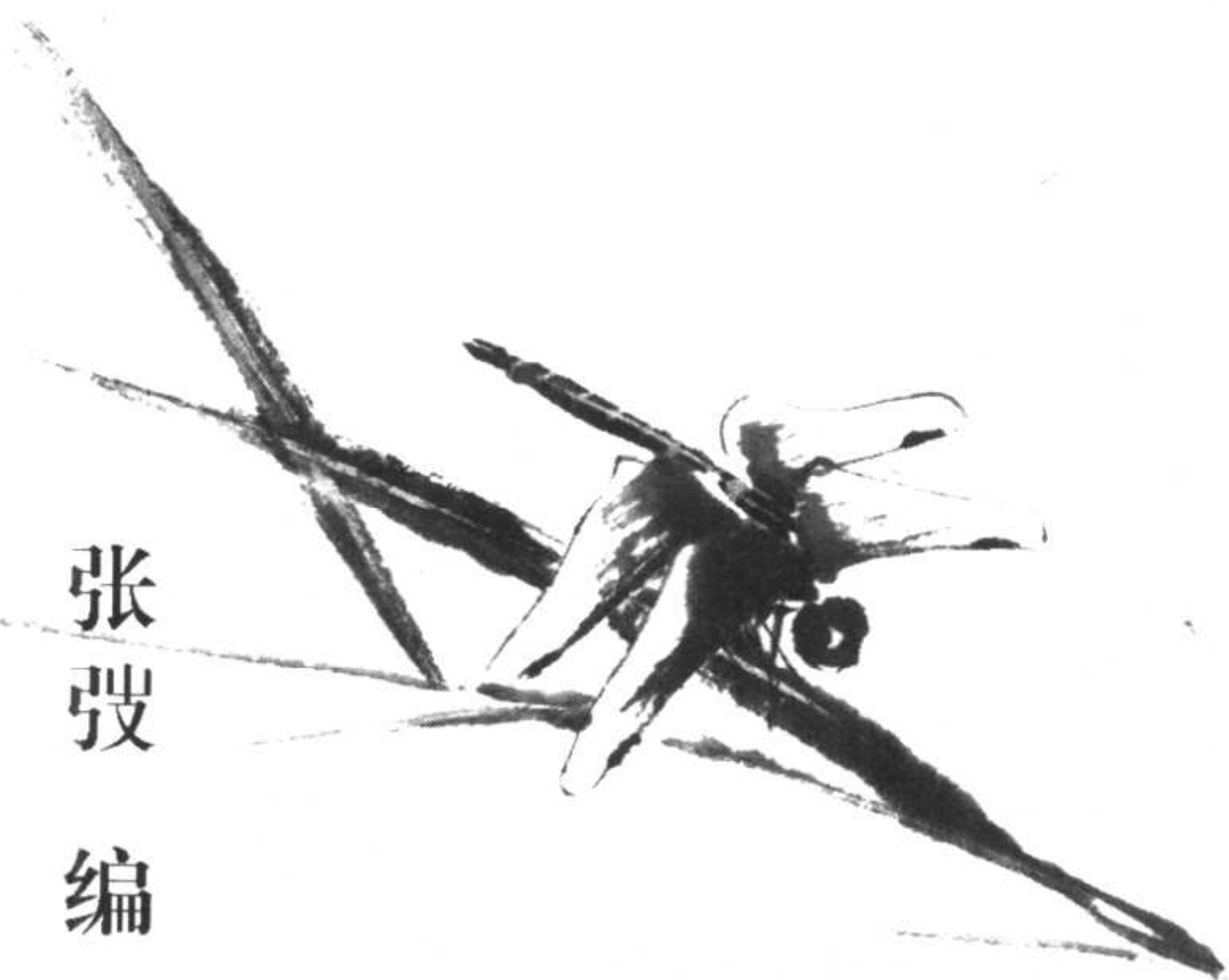
医道心悟

张士卿学术经验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张弢
编



序

中华医道，博大精玄。其典籍文献，汗牛烟海；医理哲理，义奥词简；临证疗疾，若拔刺雪污，左右逢源。然，非精勤不倦，呕心探究，实难领悟其中微言；非有仁爱之心，仁人之术，实难妙手回春，神如华、扁。余自弱冠，涉足此道，即立扶危之鸿志，而以医学为己任，愿得尽毕身之乐好，而结三生之善缘。六年本科，亲聆任、刘、王、席、印、戈、程、宋诸师之教诲；三年读硕，直受岳、赵、方、谢、金、李、凌、万名老之指点。堪为不名一师，博采精研。通读《内》、《难》、《本草》、《金匱》、《伤寒》，细玩《直决》、《千金》、《温热》、《病源》。最为幸者，能亲侍导师王公伯岳、于公己百，绪其灯焰，得其心传，循循善诱，耳濡目染，始能有今日理性之感悟，临证之经验。为不负诸师重望，而有益于众生保健，余不惟执教悬壶，躬身实践，且更能笔耕不辍，挑灯伏案，凡三十余载，未敢怠慢。今余之子珈铨，有心将余数十年发表之论文，散存之讲稿，汇总收录，整辑成编，余甚慰然。此集付梓问世，不啻为引玉之砖，亦正可圆余感慰诸师栽培恩德之心念，是为序。

张士卿 谨识于杏雨轩

岁次丙戌正月

前 言

——重理论精研经典 勤临证医宗己任

家父张士卿，河北邯郸人，生于1945年7月。教授、中医主任医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甘肃省中医药学会儿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医儿科杂志》主编，真气运行法研究会理事、顾问等职。

家父自幼勤奋好学，聪慧稳健，喜爱诗文书画，对医学气功、太极拳术和中医养生学等也有着浓厚兴趣。1970年8月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本科专业，6年的勤学苦读，为他日后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大学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大西北，先是在平凉地区卫生学校任教并从事中医医疗工作，为陇原父老乡亲医病除疾。1978年10月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1980年10月毕业获中医硕士学位，并留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西苑医院从事儿科临床，期间幸拜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王伯岳研究员为师，口授心传，耳濡目染，尽得其真传。1984年8月调到甘肃中医学院任教，曾担任基础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10月至1994年12月调入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常务副院长、院长。1995年1月又调回甘肃中医学院任副院长、院长。在此期间，先后承担《内经》、《中医基础理论》、《伤寒论》、《中医儿科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2002年主动请辞院长职务，专心致力于专业研究，现主要从事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

1990年家父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选定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拜甘肃省名老中医、原甘肃中医学院

院长于己百教授为师，正式以继承人的身份侍诊3年，全面继承和整理于老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深得所传，并有所发挥，使家父的中医理论功底更为深厚，临床经验更为丰富，诊病辨证更具特色，遣方用药更加精巧。

家父勤于笔耕，不断总结，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合编著作8部，主持科研课题多项。其中“和脾利水法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金元四家学说在儿科临床上的应用”两文分别荣获1983~1985年度甘肃省“皇甫谧中医药优秀论文”二等奖、三等奖；“业绍仲圣，师古创新”、“于己百教授治疗萎缩性胃炎‘五字诀’”两文分别荣获1991年度、1992年度“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有奖征文”二等奖、三等奖；“敦煌古方神明白膏治疗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2003年度甘肃省皇甫谧中医药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88年曾获国家卫生部“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98年曾获全国教育总工会“全国三育人先进个人”表彰；2001年被聘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儿科学博士研究生导师；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获“甘肃省名中医”荣誉称号。

一、重视经典研究 基础理论功底深厚

家父十分重视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在多年的临床与教学实践中，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尤其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反复研习，领悟颇深。家父研究《黄帝内经》，一方面从研读原著入手，深入理解《内经》基础内容、基本观点、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领会并掌握这一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巨著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天人相应的整体观，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法则等辨证观，以及养生思想、运气学说等主要内容的精髓与真谛；另一方面从分析历代医家对《黄帝内经》的研究成果与运用体会着眼，深入领会并掌握《内经》的辩证思维和论治思想，从而开拓思路，启迪灵感，以其理论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如他根据《内经》有关清浊升降的理论，进而探讨人体清浊升降的规律及其临床应用体会，提出清升浊降是人体气机运动的规律，脾

升胃降是人体气机运动的枢纽，三焦孤府则是人体清浊升降的道路。以此理论为依据，指导临床吐泻、眩晕、尿中蛋白长期不消等病症的治疗，取得满意疗效。

又如他以《内经》咳论篇“聚于胃，关于肺”的论述为根据，结合临床实际，提出治疗小儿咳嗽，常须肺胃双调；根据咳论篇“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胃咳之状，咳而呕”等论述，于治疗小儿百日咳时常加用代赭石、白僵蚕以平肝解痉，加旋复花、竹茹、枇杷叶等降逆和胃、顺气祛痰，往往可收到奇效。

二、临证专擅幼科 调肝理脾方活药精

家父勤于临证，重视实践，于内、儿、外、妇诸科无不涉猎，但尤擅长幼科。他对小儿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在辨证立法、选方用药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家父认为小儿“脾常不足，肝常有余”，临床以脾虚肝旺而引起的病症较多见。因此，调肝理脾法就成为中医儿科常用治法之一。合理运用此法对于小儿常见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等方面不少病症的治疗都有很好疗效。如他治疗小儿厌食症习用自拟“小儿增食汤”（茯苓10克，苍术6克，白术6克，枳壳6克，生白芍10克，乌梅肉10克，木瓜6克，焦槟榔6克，焦麦芽10克，焦山楂10克，焦神曲10克，清半夏6克，陈皮6克，炙甘草3克），即具有醒脾柔肝、健胃增食之效。他治疗小儿腹泻，常用自拟“疏木运土汤”（苍术10克，白术10克，白芍10克，防风6克，茯苓10克，陈皮6克，葛根10克，车前子10克，炙甘草3克），随证化裁，收效甚佳。

家父还根据《内经》“湿胜则濡泄”、“湿多成五泄”以及咳嗽病机为“聚于胃，关于肺”等理论，提出和脾利水法为治疗水湿为患的重要法则。他常选胃苓汤合七味白术散或分水丹加减治疗小儿水泻；选保和丸合五苓散加减治疗小儿湿热熏蒸多汗；选二陈汤、三子养亲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合千金苇茎汤加减治疗小儿痰喘胸膈；选用五苓散合五皮饮、实脾饮、茯苓导水汤等加减治疗小儿肾炎水肿，无不取效甚捷。

家父临证善用通腑之法。他认为“六腑以通为顺”，所以，通腑

之法绝不限于通泻阳明一法。他将通腑法归纳为通泻阳明、通降胃腑、通达胆腑、通导火府、通利州都、通调孤腑六大法门，并广泛施用于临床，取效奇特。他用药简洁平正，配伍灵巧精当，力求少花钱能治病。他还喜用对药，如乌梅一味，配木瓜，能增食；配黄连，可止痢；配粟壳，治久咳；配花椒，安肠蛔；配防风，抗过敏。临床随证配伍，方活效灵，别树一帜。

三、学尚金元四家 法宗仲景活用经方

博采广纳，学尚各家，临证辨治悉遵仲景之大法，疏方投药善以经方化裁，是家父学术上的又一特色。

家父精研金元四家学说，用以指导儿科临床实践，见解独到。他认为，小儿体禀纯阳，所患热病较多，清热泻火之法、辛苦寒凉之药则为儿科临床所常用。刘河间以火热学说立论，强调“六气皆能化火”，其治善用寒凉，故其理其法，尤宜于儿科临床。小儿寒暖不知自调，饥饱不知自节，所病每以外感风寒、风热，内伤饮食积滞为多，故于汗下、消导之法为儿科临证多用。张子和创攻邪去病之说，倡汗、吐、下三法以赅诸法，用治儿科疾病，自能取效以捷。李东垣重视脾胃，提出“病从脾胃所生”，正合小儿“脾常不足”的生理特点和病多脾胃受损的病理特点。朱丹溪强调养阴，其“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与小儿生理病理之特点相符。故儿科临证注意调理脾胃、顾护阴津的基本思想与二家之说自相吻合。不仅如此，家父还认为，即使是同一患儿同一疾病，在其治疗过程中亦能体现出以四家学说为指导的原则。如小儿肺炎，其病之关键在“肺热”、“肺闭”，故其治疗即宜依其“肺热”而遵河间之法，药选寒凉以清肺泻热；依其“肺闭”而宗子和之说，法取辛开以宣肺利气；肺炎之中、后期及恢复期病邪常易损及脾胃，“子盗母气”，治疗必须时时顾护脾胃，甚或治需“培土生金”，切忌药过苦寒；邪热亦易耗伤肺津，甚则气阴两亏，治疗自当时时护养肺阴，或需气阴双补，慎防药过温燥。这些治疗肺炎的基本思路 and 原则，即是从四家学说所悟出。

法宗仲景，活用经方，是家父研究《伤寒论》之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他临证效奇的原因所在。他常说，仲景之法，义深理明；仲

景之方，严谨精当；以之治病，奏效甚彰，故后世医家誉之为“经方”。然善用经方者，必先详察病机，细审药性，方可投之辄效，不爽毫发。他还说，使用经方之法，全在医者能临证权衡，识病情与经方合者，则原方用之；有别症者，则加减之；如不尽合者，则可依法化裁之。总以当损则损，当益则益，使其方其治，无一药与症不对，无一法与理不合，方为不背于仲圣之旨，而又活法圆通，此即谓之“活用”。如他曾治一年逾40岁患感冒不解的妇女，自诉身冷甚，虽厚衣近火，其寒不减。然又自觉心中发烧，思饮冷水，烦急闷乱，胸满食减，周身骨节疼痛酸楚，其苦不可名状。诊其脉，浮紧而有力，视其舌，质淡红而苔白，切其尺肤，干涩而无汗。据其脉证，辨为风寒之邪，闭郁太甚，阳气不得泄越，邪正抗争激烈，以致邪实在表，热郁于里所致，遂投以大青龙汤合香苏散治之。服药2剂，汗出津津，自觉周身通和。又自取1剂，服后即愈。此例可窥家父活用经方之一斑。

家父还善用大柴胡汤化裁治疗胆道蛔虫症合并胆道感染；用桃核承气汤加味治疗前列腺肿大所致癃闭；用当归芍药散合桂枝茯苓丸加减治疗痛经等等，其法其方，既严谨又灵活，药到病除，历验不爽。

四、师德医德为范 育人救人两任一肩

家父耕耘讲坛30余载，热爱中医教育事业，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师德风范，堪称表率。他以其博大仁爱之心，学深术精之能，甘为人梯。不仅传道授业于学生，而且传术解惑于青年教师。

家父悬壶济世30春秋，医德高尚，医风廉朴，医道深邃，医术精湛。他诊病，不问贫富贵贱，不分长幼男女，均一视同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处善心，行仁术，传技于后学，施惠于病家，以致名噪金城，誉享陇原。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执业作风，以及育人为本、活人为先的人本思想，诚为我们后学者之典范。

编者

2006年1月

目 录

基础理论研究

太极哲学与《黄帝内经》生命观.....	(3)
唐宗海对《黄帝内经》理论探源及血证研究	(11)
秦伯未对《内经》的研究	(20)
张锡纯对《黄帝内经》的研究	(26)
试论《内经》对脑生理的认识及脑病证治的贡献	(36)
学习《内经》“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的体会.....	(43)
以《素问·咳论》为指导辨治小儿咳嗽的体会.....	(48)
应当重视形神医学的研究	(51)
再论应当重视形神医学的研究	(57)
略论胎养胎教在围产期保健中的现实意义	(63)
从初生儿护养谈祖国医学在新生儿保健方面的经验	(69)
略论钱乙在方剂学方面的建树	(75)

临床诊疗经验

金元四家学说在儿科临床上的应用	(85)
和脾利水法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	(95)
清浊升降理论及其临床应用.....	(100)
调肝理脾法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	(107)
通腑法及其临床应用.....	(113)
儿科临证应用乌梅心得.....	(118)
经方活用录验.....	(122)

以活血化瘀法为主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体会·····	(129)
痰瘀相关学说在小儿肺系疾病中的运用·····	(133)
痰瘀相关学说在儿童脑病中的临床应用·····	(139)
傅青主小儿痢疾方临床试效·····	(144)
升清降浊法治疗小儿腹泻 40 例临床观察 ·····	(147)
婴幼儿肺炎的中医疗法·····	(151)
小儿积滞和病后低热不退的中医治疗·····	(154)
透视非典防治全程，话说中医治疗特色·····	(156)

医易探幽

医易交融 身心易理有旨趣·····	(169)
藏象演易配八卦·····	(176)
取象比类话中药·····	(185)
易理指导论组方·····	(193)
参析易理 论治臌胀·····	(209)
易理为指导 调经治不孕·····	(215)
辨析“否”、“泰”两卦卦义 探讨萎缩性胃炎的中医治疗·····	(219)
后记·····	(224)

基础理论研究

太极哲学与《黄帝内经》生命观

太极哲学起源很早，有文字记载，要算《易经》较为详细。“太极”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孔子在写《易·系辞》时讲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意是说，宇宙在其未分化形成之前，本是一团原始的混沌之气，它是乾阳元始之气与坤阴元始之质的源头，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之本体。“太极”这个名字，既充满诗意，又极富哲理，它是孔子以其超凡脱俗的伟大哲学家的头脑，对乾坤运转、宇宙演化的感悟，它是中华民族大智慧的集中体现，它也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之精华的集中反映。

北宋哲学家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这里，周氏提出一个简单而系统的宇宙构成模式。这种模式存在正反两种物质循环过程，即：

宇宙化生过程：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人）

万物复原过程：万物（人）→五行→阴阳→太极→无极

这两个过程是万物发展变化所必须经历的程序，因之也就反映了宇宙间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规律。这种哲学观点，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宇宙间普遍适应的真理而运用到天文、历法、军事、工商、农业、艺术等各个领域。古代医学家同样也将这种哲学观点引入中医学中，用以阐述人体生命的本源、结构、关系以及生命过程和机制，并以此指导人们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是成功地运用太极哲学思维以论述人体生命本源、结构、关系、过程和机制的典范。

一、道气一元论——生命本源观

太极哲学认为，气是宇宙演化的本源，气是宇宙形成的开端。辽阔浩瀚的宇宙，处处充满了具有生化能力的元气，宇宙间万物万有，无不借助元气的生化而生生不息。正如《周易·系辞》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老子亦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为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太。”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二十五章》）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中说：“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宋代张载《正蒙·太和篇》中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指出：“太极，求其实，即天地未判之前元始浑沌清虚之气是也”，并认为，“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气化，有气化而后有牝牡，有牝牡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有君臣而后名教立焉。”从而认为宇宙间的万物演变与复归，始终都是以“气”为其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古人把太极看作是宇宙生化的本源，是物质世界统一性的基本形式，是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总概括。所谓“道”，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气，因而“太极”就是道气一元论的代名词。

道气一元论，在《内经》中体现得非常充分。《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说明，古人对“气”的认识，首先是从呼吸天地间的气开始的。通过呼吸，人体内充满了气。人体有了气，于是能产

生力量，进行运动，生命即得以存在和维持。这就是气与生命现象的内在联系。我们今天讲，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亦是维持人的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其理论根据即源于此。

人体之气，还由于其分布、流行和作用的不同，而划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中气，以及脏腑之气、经络之气等不同。但元气是人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气，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其它各种气，都是由元气派生出来的。元气旺，则身心皆爽；元气足，则体力强壮；元气充沛，则人体就有无限的生命活力。所以说，元气是生命的本原物质。

二、阴阳气化论——生命机制观

人生存在天地中，为宇宙间之一物，与宇宙有着共同的运动规律。宇宙为一大的太极，人身是一个小的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者，阴阳也。“夫阴阳者，天地之常道”，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就是说，阴阳，乃变化生成之道，自然万物生杀变化的本始，皆由阴阳所运作。这种变化亦“犹然在与人身，同相参合”，所以对于人的生命现象和生命机制，也可以而且必须用阴阳运动变化的观点去认识和解释。

《素问·金匱真言论》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又说：“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这是从人身之形体结构包含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方面阐述的。阴阳不仅对立互根，而且可以交感互藏，阴阳交感互藏是宇宙万物赖以生成和变化的根源。阴阳互藏交感和合，主要表现为阴阳二气的升降运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素问·天元纪大论》也说：

“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在人体则正是阴阳二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推动和维持着人的生命活动，也正是阴阳二气升降出入协调平衡，才推动和维持了各种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所以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六微旨大论》）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阳化气，阴成形”。还说：“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强调了气、味、形、精在人体的气化运动，也即是说，人身体内的形质可以化为无形之气，作为生命活动功能的体现，外界物质又可以合成人体自身物质而充实机体促进生命现象的维持和延续。这实际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异化作用和同化作用。这种作用，在人体内的具体表现则为“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学抓住了生命活动中阴阳气化的对立统一机制，并认为“阳予之正，阴为之主”（《素问·阴阳离合论》），“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素问·生气通天论》）如果阴阳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同上）针对这些情况，如果能采取适当措施，调整已受破坏的生理功能，使之重新回复到新的阴阳平和的状态，则“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黄帝内经》中这种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生命活动机制观，正是太极哲学“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的阴阳气化论的具体体现。可以认为，“道”的存在是生命产生的根源，“气”的变化是生命形成的机制，阴阳和谐是万物生存生长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人的生命保持健康状态的前提。古代医家深明医理与哲理，他们不仅运用阴阳学说对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进行了总结，而且还指明这一阴阳对立、依存、互根为用的理

论，对病机的分析和临床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三才五行论——生命结构观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为立论基点。《易传》写道：“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三才统一思想，简称天人合一思想，它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分子，认为人不是一个封闭体系，无时不同宇宙、自然、环境、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素问·六微旨大论》说：“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也说：“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人神”即指人的生命活动现象，人处在天地气交之中，人的生命现象也可以说就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因此，人体的生理活动规律与自然界变化的“大纪”基本是一致的。所以《灵枢·岁露论篇》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不仅表现在自然对人的制约性和人对自然的依存性方面，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还形成了对自然环境的调节适应能力。《灵枢·五癃津液别篇》指出：“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灵枢·刺节真邪篇》亦有类似的记载：“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而在上，根荦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皮淖泽。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这说明人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能够自主能动地与自然求得统一，求得和谐，融为一体。

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与和谐，在《内经》藏象学说中体现的最为充分。藏象学说以五行原理为基本框架，将自然界的五方、五时、五气、五化等，与人体的五大功能系统密切联系，勾画了一个外内相应，协调统一的整体生命结构模式。五行学说是太极哲学理论的一个方面，它所揭示和证明的是宇宙万物都有一定的结构和结构模式。中华先哲在观察大自然的万物时，归纳出其中最重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最基本的物质，不仅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最起码、